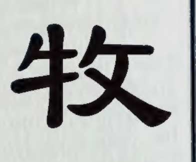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十四目

集事上

李知遠　陸明允
崔一立　張詠四見
謝景初　沈起
夏英公竦　虞大寧
陳堯佐二見　呂大防
范忠宣公純仁　程師孟

牧津卷之十四　集事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為地方計久遠，能令其子孫思我言，此正

深於慮始者也、

史起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潟鹵兮生稻粱、

平原高壤、其膏腴以水、惟水故稱沃野、然非所語於東南也、

李氷

秦李氷為蜀郡太守，蜀多水災，氷立三石犀，沈之江浦，水患以消，

犀可治水，惟氷知之，

王景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景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爲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爲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浚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壍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嘆、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禹之明德遠矣地平天成惟在治水之一事禔福一方更無大於此者王仲通抱經濟長才小之而一陂之修築大之而千里之迴環無不胸中確有成筴蓋神禹之後一人矣惜其堰流法不傳於今耳

杜預

杜預爲荆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惟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

一守令、儘可爲裁成輔相事、但須如此經畫巨手乃得、

夏侯夔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愛，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兄弟以循良相繼，可再稱棠棣碑矣。

馬臻

馬臻，永和中，為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於海丈餘，旱則洩湖灌田，潦則閉湖洩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年，其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民甚賴之。

鏡湖以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此萬世之利，而創築之際，尚然謗議煩興，民難慮始，豈顧問哉。今鏡湖盡廢爲民田，旱潦惟恃三江一閘，而蓄泄乃更便於湖，古今事勢之變遷蓋如此。

王延世

王延世在東郡時，河決金隄，沉溉豫充，凡灌四

郡三十三縣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

今以埽塞決皆用此法

馮道根

馮道根守鍾離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眞是神手

韋孝寬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土堠、經雨頹毀、孝寬勒部內、當堠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孝寬又欲於汾州離石之間、築城以扼齊人、恐其來爭、自計曰、此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

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令傍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料敵甚審、計事甚詳、故指顧而成功、

薛大鼎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塡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檝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傍被、大鼎又决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

有實心、乃有實政、

崔瑗

崔瑗爲汲水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壤、民賴其利、民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濬渠溉田、正是實政、

韋景駿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汎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艚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敎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景駿能以存感相訟之母子、一腔慈愛人也、故地方利害、自切剝膚、而童兒戀慕之狀、尤足徵其感人之深、

姜師度

姜師度、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勤於為政、又有巧思、深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患、又約濬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改刺陝州、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盈高、

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開元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後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

人之巧思，本於性靈，靈心所出，何事不辦。

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事事可裨實用、令國家得公輩數人、何憂時艱哉、

李知遠

唐海州南有邗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費用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潰穴立塞、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

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故避遠而功成

此亦治水者所當知

陸明允

陸明允宜公之從子元和三年以集賢校理出爲奉化令悃愊無華視民如子屬歲大旱鄰境人相食明允輯和其民賑廩食以給道路之餓者全活數萬人治行爲天下第一復於龍潭溪壘石障水鑿渠引流下通廣平湖達於江溉田

數千頃、後名其堰曰資國、渠曰新河、至今賴之、

眞視民如子、

崔立

崔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

立之識力、在王文正公上、疏治灌溉、特其餘耳、

張詠

張文忠公詠守蜀時、凡有興作、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奏、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底春初、各給木札一𢃄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

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細微，詠俱知悉，

大凡有膽力過人者，定自細心，不然，粗浮之氣，未有能為綜密者，

謝景初

謝景初，慶曆中，自大理丞出知餘姚，視民所利病，如切一體，相緩急為設方畧，姚北偏瀕海，歲苦海患，為築堤捍之，隄內多湖陂，豪强率侵為田，為具奏禁止，民又每爭水泉，乃創立規繩，簿記其高下廣狹，啓閉與刻，令各鄉遵守，其後令

王敘、趙子消、常褚皆梓之，名曰湖經，自是有盜湖爭利者，證經乃息，至今不改。

凡天下有陂塘藪澤之邑，皆當倣湖經之法，不特禁小民爭鬪，抑可絕豪强侵併。

沈起

沈起，慶曆間，調滁州判官，監眞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有父病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平、潮閘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來歸、累遷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奸、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

凡物料所出之地、吏胥之作奸萬狀、蠅聚蚋集、驅之不能、惟會其當用、而自與商人平值相易、則此弊自絕、

夏竦

夏英公竦守青州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
限爲工掇、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至六七月間、
山水瀑漲、水與柱鬭、率常壞橋、州以爲患、竦思
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
舉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爲橋無柱、橋乃不壞慶
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乃法
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
俗曰虹橋、

飛橋之式、不見於今、今所用者皆浮橋、余

嘗觀樊若水獻宋藝以浮梁之式先爲黃黑龍船、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及曹彬取南唐、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失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虞大寧

虞大寧、熙寧八年、知鄞縣事、即北渡之南西風堋積石爲碶、以却瀑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除鹹水以便往來之舟、東西管

數鄉之堰、稧隨以繕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漑田五百餘頃、郡人舒亶記之、

經畫周密、

陳堯佐

陳堯佐在河東日、郡遭河決滑州、堯佐欲爲堤、捍水、乃刱爲木龍、以巨縣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爲陳公堤

木龍不特可以殺水暴、亦可以去淤漲、

呂大防

呂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記水地置槷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槷音臬

考工記不可不讀、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宰襄城、其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者，公宰縣時官也，

農桑原屬本務，犯罪而但使之植桑，未有不樂趣者，忠宜實心爲民，此其一班，然已足爲司牧者垂百世之法矣。

程師孟

程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吏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浹旬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吏不敢

復爲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
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
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岢嵐火
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
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
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疏爲渠、除
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
洪州、積石爲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
升降、民無水患、

師孟到處必有實惠及民

牧津卷之十四 終

牧津卷之十五目

集事下

趙彥逾　王信

胡榘　耶律伯堅

黃功廓　雍泰

鄧襄敏　翟溥福

胡壽昌　余肅敏公子俊

楊崇　劉辰

章忱　張需

周滿　陳鋼

湯紹恩　胡堯元

樊繼　李元陽

龐嵩　胡濬

明山陰祁承㸁撰

趙懿簡公瞻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黌舍鄰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州永昌縣、築六堰以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是良令事、

孟珙

孟珙以宣撫使、兼知夔州、盤蜀政之弊爲條須

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不擇險要。兵難以衛民。不集流離。民難以養兵。二語眞濟世津梁。救時石畫。至大興屯田。尤見匡時急着。

曾公亮

曾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即曹娥江隄疏為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湖今廢矣，泄水入江，亦不由曹娥一隄，然斗門之闢，由公始，則備洩之所賴不淺。

徐子寅

徐子寅以父任補官，中法科，為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牘，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累遷大理少卿，詩罷，起為淮南運副，歷知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

縣石闘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葺秋苗僞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復蠲民戸積逋十餘萬

有駁正因牘之仁心其爲民興利也自切

李大有

李大有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商舶亦竟達城下諸貨綑聚爲通州無窮之利搢紳寀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

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大有與弟大亨[illegible]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爲怡怡堂以旌之

此公能節以惠物而廉以持身

楊王休

楊王休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覺乾道中舉進士仕爲黃巖尉有豪民植奸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黥徙他郡人稱爲鐵面少府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

蠲經界賦以甦民困後守洋州全州大興學校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饋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發庫錢賑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鑿嵬愁灘堰蘪頭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綱以便民築漢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

能除暴能節用亦能興利可稱兼才

高賦

高賦歷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

家世畜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菑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役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唐州一彈丸地高賦稍一加意於墾闢便

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歛歛然為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泰定間，為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支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瀦水，時

其啓閉，田穫灌溉，海潮之患遂絕，

既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遷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爲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穀也、

喬維岳

喬維岳爲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剏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

運舟所經，故當為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實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與利除害，民甚德之，即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關紀家滙，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諸暨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開紀家滙、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爲沼矣、時蔣芾爲浙東提刑、主諸暨之請、欲開滙、暉力爭曰、暉頭可斷、滙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寄、若暨陽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木極嶮惡、其源自黃龕山、爲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至三沌、合諸水爲六瀧、俗謂水驚峻爲瀧、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爲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爲田千餘頃、

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爲長隄、橫亘於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爲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即決、獄無寃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爲主簿河、

一縣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狹獴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潴注之海築十一壩化滙浸爲上腴民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榘

胡榘、寶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浚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役、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又奏以羨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茭葑之生、則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興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至元間爲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累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

王大宮、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御堅公奏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絶、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

毀堤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碓、即閣左閣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員而右畫方之手、

黃功廓

黃功廓洪武間爲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冶鐵貫爲巨纜、與守不尊、累爲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歷、

掾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

何以有此膽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雍立笞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此堤與公名並垂、守令安可不爲地方利澤計、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廓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人情視黔為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葦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爲政一以撫綏爲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爲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閤郡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栖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嚴前守未爲

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氷所鑿渠、引江水漑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錮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壽昌至曰、土木不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

爲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益剴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郎以委壽昌昌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决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緣室堰岸江水乃以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堋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涸民率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若不可勝算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溥，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

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責清戎吏、墾山泉水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置衛、修屯田之利、輸挽遂砥然爲重鎮、其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豎建、即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嶺、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能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應期而辦陞知郴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儕于長衡大府之數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

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

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今左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鎭江府、與廉擧堅勤於其政、郡有瀕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

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給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劉伯靜當國家造基之際，首爲一郡，晝千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頗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条稅牒有久不別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罔利曾夏旱悅率衆築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郡舊無醫藥輙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大作爲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爲化導之首務

張需

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惰忿，

[illegible]滿

[illegible]滿擢雲南府知府，滇海地窪下，洩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腴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過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嗔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尋檄同知濬治如議，于是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爲長利。

濬淤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鋼

陳鋼授黔陽知縣，鋼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居一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鼓夷歌，鋼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鋼作小舟數十艘，募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崖，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

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皆子來、成以不日、鋼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嘗以餘年、報鋼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果、鋼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扳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湯紹恩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寛厚長者其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樸儉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瀕海每苦旱潦舊有斗門閘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父老諦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建時役重費繁謗言不便者十九謗讟朋興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閘初起、輙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圖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

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閘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蔡三十六湖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

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懲之。未三年。民化翕然。菴觀寺院。私祀者悉毀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爲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鬬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刼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眞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爲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邀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逋多不可

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荆州知府爲閹宦移殺、朝廷以荆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荆州、陽久知荆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濵于大江、古隄既圮、七州縣皆爲藪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毅然爲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

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荊人名其撓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滸、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爲魚鱉、人皆以爲迂、未幾、村爲水蕩、獨洲無恙、　章聖梓宮歸承天、閹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袱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

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

龐嵩

龐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嵩督賑委悉霑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主者、特召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即召民興工開渠、渠通而田

溉、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牐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備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牐曰胡公牐、

守令誠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閒、而能創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畝故、此意斷不可省、

牧津卷之十五　終